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類考卷一至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謝運鍔

經部八

論語類考　　四書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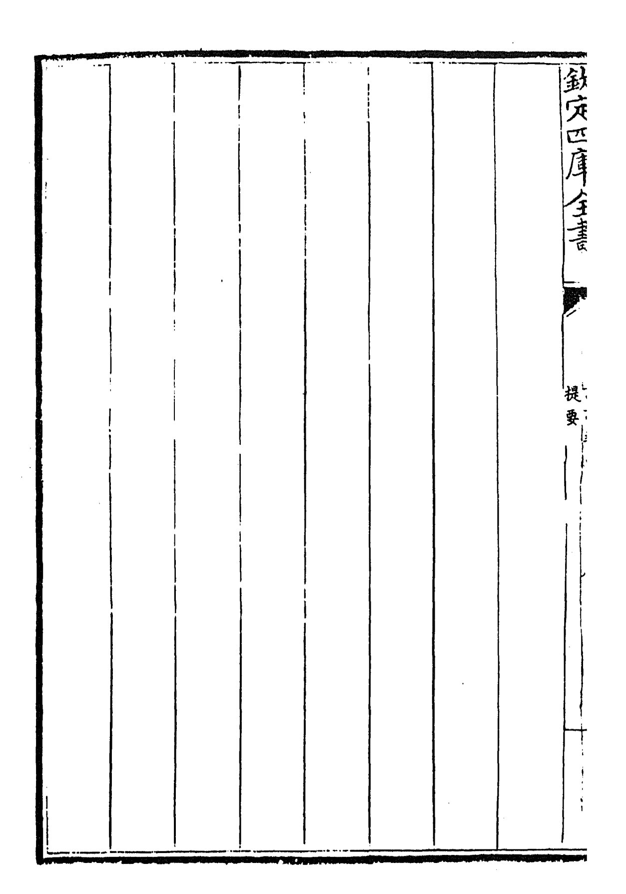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論語類考二十卷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鈎解别著録是編皆考證論語名物典故分十八門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後解四書者如真德秀蔡節諸家主於發明義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

注考證後有杜瑛語孟旁通薛引年四書引證張存中四書通證詹道傳四書纂箋始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今杜薛之書不傳惟金氏張氏詹氏書尚傳於世三人皆篤信朱子然金氏於集注之承用舊文偶失駁正者必一一辨析張氏詹氏皆於舛誤之處諱而不言其用意則小異士元此書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注不為苟同每條必先列舊說而蒐

討諸書互相叅訂皆以元案二字別之凡一切杜撰浮談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稱有若字子有之類悉為糾正較明代諸家之書殊有根柢特以專考論語不備四書故不及應旂書之盛傳實則有過之無不及也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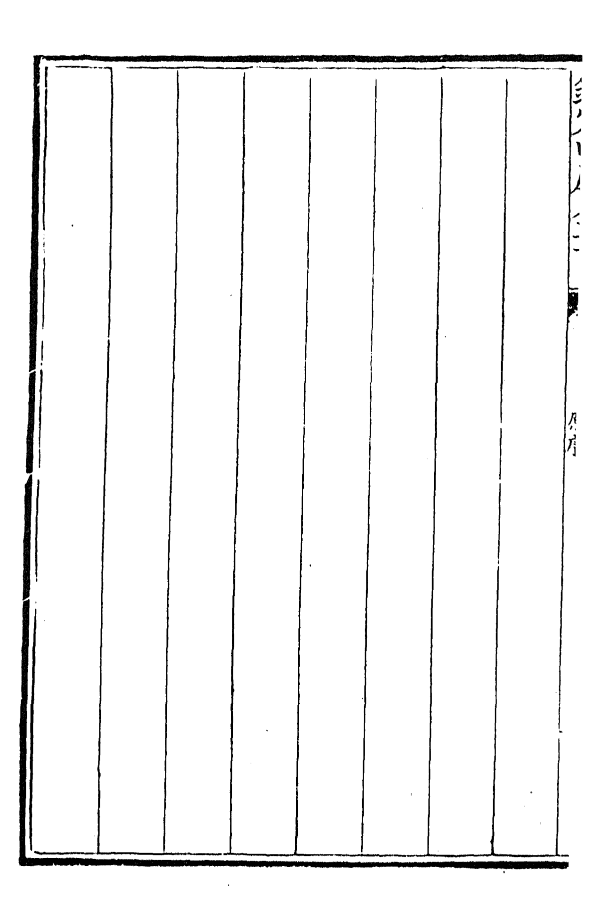


論語類考原序

論語者孔子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論語讖謂子夏六十四人撰鄭玄謂仲弓游夏輩撰而程正叔以為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洪景盧又謂兼成於閔子之門人云其書初有古齊魯之異古論二十一篇齊論二十二篇魯論二十篇漢孝文置論語博士平帝召通論語者駕軺詣京師葢慎其選而重兹科也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論合而考之删其煩複

主魯論二十篇除齊論問王知道二篇稱為張侯論今所傳論語是已齊古二學遂不傳明興設科舉士初試七義論語居先而世之學子幼時即承斯業及從政為邦則目為筌蹄不復省覽予於是葢病焉昔人有言論語始於不愠終於知命為君子儒洙泗為仁之方一貫之秘具在於此可終身違乎予素檮昧有一得輒出入口耳四寸之間玉巵無當也見社童暨舍子弟即喜與談字義越旬季復詢之忘矣乃著此

編貯之右塾凡二十卷為類十有八目四百九十有四云於乎論語八十策較六經之策三居二聘禮疏可稽也傳録者誤為八十宗徐遵明曲為之解為王應麟所詆誚予兹曲解不但八十宗三言耳其不免覽者詆誚哉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冬十月朔日陳士元序



論語類考卷一

明　陳士元　撰

天象考

北辰

邢昺氏曰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北斗七星斗爲帝

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衆星共之也

朱子曰北辰北極天之樞也辰旁小星謂之極星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極紐則在南北之端焉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

轉衆星皆左旋惟北辰不動在北極星之旁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葢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近其北距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葢無一刻之或停也

金履祥氏曰北極無星故謂之北辰辰者北極之舍

也其旁四輔星環之其前直四星後宮庶子帝星太子也許譙氏曰星屬陽辰屬陰

元按星書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第一星太子也第二星帝座也亦為太乙座第三星庶子也第四星后宮也第五星為天樞夫北辰居所天象最尊是於北極五星為第一而星家反以為第五倒置之甚第一星之居所不動者不為帝座而

以第二星為帝座是異乎孔子所云矣宋中興天文志云天樞紐星在四輔宮是為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北極五星初一曰帝次二曰后次三曰妃次四曰太子次五曰庶子是知中宫帝星當以孔子所稱北辰為據然邢氏乃謂衆星共乎北斗者葢北極之紐星名天樞而北斗第一星亦名天樞又晉志謂北斗為七政之樞機隂陽之本原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建四時而均五行故邢氏誤以北斗之天樞即北

極之天樞耳然不知北斗天樞去北極二十三度半入張宿十度於孔子居所之義何指哉或問辰之義愚謂中庸孟子以星與辰並言而儒先皆云天體無星處謂之辰今考星書稱辰不一如北極固名北辰而大火亦謂之火辰五星中之水星又謂之辰星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時又謂之五辰原其義葢起於辰巳之辰辰位乃星躔之首歲紀之始也北辰居所為經星之長水星近輔乎

曰為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座為舍星之長故三者皆稱辰焉左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於辰故以所始者名之自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為十二辰日月星至辰而畢見故稱三辰素問謂五運起於角軫角軫辰分也故五行之時亦稱五辰書云撫于五辰是也然則星家豈專以天體無星處為辰哉

日月之食

朱子曰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相食

洪邁氏曰天體交道有二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

家以為羅睺交中者計都也隱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其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項見太史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為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為月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下則日光為所遮故為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食矣

元按越絶書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説文云日者實也言形體

充實也釋名云月者闕也言滿則復闕也淮南子云
麒麟鬭則日月食春秋隱公三年二月已巳日有食
之孔頴達氏曰日月同度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
詩小雅十月之交孔安國氏曰歷象交食之法大率
以百七十三日有竒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
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氏見其參差
乃云日月動物雖行有度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
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吕伯恭讀詩記亦

以為然宋中興天文志云凡月行歷二十九日五十
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凡日月之交月行黃道
而日為月所掩則日食若日月同度於朔月行不入
黃道則雖會而不食月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於日
暗虛之内則月為之食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畧也
然先儒有月受日光之説竊疑月自有光無繫於日
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子思曰日月之代明孟

子曰日月有明皆以月之明與日對言之也月有晦朔弦望由於隂道有盛衰故易曰月幾望書曰哉生明禮曰月生於西亦未嘗言日光之遠近也月受日光之說其始於京房之易說乎房曰月與星至隂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此或神其災異之談本以儆戒人君不可以政權下移而後世信之遂以為月本無光不復致辯耳夫古以日月星為三光使月星無光何得並稱為三哉劉孝榮所謂日光不照則為月

食者非通論也

時令考

夏時

朱子曰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然時以作事則歲月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葢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

許謙氏曰十二辰横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為天之樞紐圜北極之外為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星在垣内杓在垣外所以運隂陽定辰次行四時也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以所建之方即定為月之辰然晝夜之建有三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

羅泌氏曰五帝以來正朔悉異而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為言卒不得其柬也昔孔子作春秋書王正

月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坤艮而息棄三正扈氏之所以為不恭者何至於禹而後革之哉竊考三皇之代歳皆紀寅顓帝之歴攝提首紀而堯命四子亦鳥正於仲春虞之法雖不著而分廵岳鎮必按四仲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不改也湯革夏建丑而作歴則從冬首武革商建子而廵祭則用夏時葢斗必建寅而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若以冬為春夏為秋則

四時反易而失其位矣昔顔淵問為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而世有為歳本之説者乃謂子當夜半則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歳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為明聖人本人事而施之哉知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

李本氏曰陽生於子邃古之初必嘗以子為正其後聖人開物成務法欲宜民必即氣之已著民之易知者而用寅焉著以為令而世遂謂之夏時蓋建子之

正天道也建寅之正人道也天人一理但語其宜民則天道不若人道之切近易知耳此夏正所以為善也外此豈别有地正哉商人因夏無改第以成湯得天下之初偶以十二月為朝諸侯頒政令之始而建丑之月農功未起可為常期遂用以為朝會行政之首月本亦順時為治用此始事非為地闢於丑而别為一正也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辰在斗柄謂建子月

朔也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即武成所謂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既戊午師逾孟津泰誓所謂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者也夫武王發兵之初不稱商祀而曰年不用商月而曰春曰一月又即舉王號誓師而武成亦載始告神之詞自稱有道周王發則當其時已稱王改正朔而大會諸侯矣亦以子月無妨於農功遂為朝正之期其順時為治猶夫商也但商之時月無改於夏而周則改時與月焉孟子曰七八月之

間旱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七八月
者夏五六月也十一月十二月者夏九月十月也則
周月之次因時遞改蓋推本陽生於子之義故視夏
常先兩月然而温涼寒暑之節作成訛易之宜萬萬
不可易者亦猶商之無改於夏也說春秋者謂孔子
假天時以立義則是陷聖人於賤好自專之罪矣黃
震氏云天時無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為春之事周
未嘗改天時孔子亦非改周制也夫謂孔子不改周

制良是但以周實未嘗改天時而謂春王正月即夏正之寅則有不通者桓公八年十月雨雪成公元年二月無氷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皆以災異特書而必欲求合於夏時祇多牽强耳

元按公羊傳云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而胡安國則謂春秋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故説者謂春秋書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

冬十月與夏時無異也然以春秋考之秋大雩龍見而雩非秋矣春正月公狩于郎狩在冬非春矣子產諫築平臺曰十一月妨於農收然而農收蓋在九月十月矣是周月非夏時也故左氏於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直書曰周正月其載梓慎占星孛大辰直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謂三代月不同而時令同也可乎穀梁傳云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是已而後儒議論何其紛紛不決也孔安國

鄭康成謂周人改時與月程伊川胡安國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蔡沈周洪謨謂周不改時亦不改月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寛輩則又膠於舊見而無所折衷豈知春秋専用周正哉今考左傳於諸國用周正而晉獨用夏正左傳僖公四年十二月晉侯殺世子申生經則書于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晉里克殺其君卓經則書於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則書於十一年春葢左傳或

據晉史而經則用周歷也汲冢紀年書特紀晉事起自殤叔至莊伯十一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皆以建寅首歳每於正月則云夏正月故春秋之時用夏正者惟晉國耳劉知幾乃謂諸國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也亦謬

歴數

馬融氏曰歴數謂列次也

鄭玄氏曰歴數謂圖録之名

朱子曰歴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歳時節氣之先後
非若讖緯之説姓名見於圖錄而為言也
元按易革之象曰君子以治歴明時洪範五紀五曰
歴數孔安國註云節氣之度以為歴也葢自古帝王
受命而與先頒正朔故堯以天下傳舜曰歴數在爾
躬謂頒朔之政在舜也尚書述歴數詳矣易乾鑿度
云堯以甲子天元為推術歴元名握先紀曰甲子七
十六歳為一紀二十紀而一蔀首王應麟氏玉海云

五帝重歴數故堯咨舜天之歴數在爾躬逸論語云帝嚳序三辰亦謂歴數也

朔

邢昺氏曰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閏字從王從門為王在門也

元按朔之為言蘓也謂月之魄晦極而復生明也許

譙氏云古者以竹簡為書葢十二月作十二竹簡故
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
簡上所書葢朔之日辰及節氣也周禮太史職云頒
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孔穎達氏疏云一
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中氣在後朔氣在
前若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中朔
二氣大小不齊故必正之以閏也頒朔者頒十二月
歷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帀日

斂之藏於祖廟每月用羊告廟而行之謂之告朔詳見禮儀考

吉月

孔融氏曰吉月月朔也

元按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釋者皆以吉為朔也孔安國云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吉月者謂月之朔日也吉月必朝則孔子雖致仕一年有十二朝也或以吉月為正月則一年一朝無乃太簡

乎

莫春

包咸氏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

朱子曰莫春和煦之時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為證是也

金履祥氏曰上巳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至曹魏則定以三月三日為上巳所以蘭亭序云莫春之初修禊事也泗上士人謂沂水三月氷堅未解何以言

浴當是沿乎沂爾殊不知沿沂之說本於韓愈李翶
朱子已辯其非彼但以浴為裸浴而不知為祓除也
況魯國無川浴之俗曾點非川浴之人若謂堅氷未
解點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哉周無寒歲秦無燠年
古今風氣不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詆古
人之書也

元按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註云歲時祓
除如今三月上巳浴水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

浴也若然則魯點非川浴明矣後漢禮儀志云三月上巳祓除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洗除垢疢許慎以為水上祭而盥手畧瀹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非祼而浴也荆楚歲時記云三月三日並出水渚為流杯曲水之飲韓詩註亦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豈有祼浴之事哉劉禎魯都賦云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子水嬉是浴沂於七月十四日矣此不知

何據

燧火

馬融氏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朱子曰燧取火之木也

饒魯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青棗杏赤桑柘黄柞楢白槐檀黒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

元按外紀燧人氏仰察辰心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蓋心宿為天之大火而辰戌二位為火之墓故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火卯為心之明堂心至卯而火大壯故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禮司爟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民咸從之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又司烜氏以燧取明火於日仲春則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故鄭鑄刑書火

星未出而出火後乃有災今之所謂寒食者其原蓋出於禁火而傳記以為介子推季春三日焚死後人哀之而禁火嘗讀左遷書豈有子推焚死事況清明寒食之節又無定期乎漢武帝去古未遠猶別置火令丞典司燧事何後世廢而不論也東晉王離之妻以洛火渡江傳二百年而火色大赤謂之聖火隋文帝見江寧寺之晉燈色青而不熱是知改火修火之政帝王所以順天時也火帝所治祝融所司者雖不

經見然而箕子之範具其槩矣若不明於五行而欲裁成輔相以臻位育之功也豈可得哉

論語類考卷一

論語類考卷二

明 陳士元 撰

封國考

杞

朱子曰杞夏之後

元按杞國姒姓伯爵湯放桀封少康之後於杞分派於曹東之樓是為東樓西樓公武王克商求禹後得

東樓公而封於杞即今開封府杞縣

宋

朱子曰宋殷之後

元按宋國子姓公爵武王時封微子於商丘之墟以奉湯祀其地漢為梁國睢陽縣即開封府歸德州今改為歸德府

微

馬融氏曰微箕二國名

邢昺氏曰孔安國云微畿内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元按微國子姓子爵微本陜西鳳翔之郿縣地其故城在今山西潞州一統志云微子城在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殷微子所封之地是也其後紂徙微子於畿内葢在魯地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公羊榖梁俱作微郿微古字通用註云微即紂都朝歌時微子所食邑葢在紂畿内之地也水經註則以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微子鄉十道志又以微在聊城

九域志又以博州有微子城路史又以徐沛東南有微山微子塚其實皆非微子封地

箕

元按箕國亦子姓子爵其地本古箕伯之國商以封箕子耳姓纂云箕在商之畿内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於箕杜元凱謂太原陽邑有箕城在今太原府大谷縣東三十五里此又非商之畿内國矣遼東榆社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或以箕子封朝鮮

之後乃有此名而瑯琊之箕國則漢宣帝封城陽侯荒之子文為箕侯非商時箕子之國也

魯

元按魯國姬姓侯爵出自文王第三子周公旦有大功於王室成王封之於魯其地本古奄侯之故國即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

衛

元按衛國姬姓伯爵武王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之國

也其初封在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至成王誅武庚而朝歌故墟併入於衛其後不知何時盡有三監之地史記世家云武王崩康叔少未得封周公承王命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分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啓于宋其一封康叔為衛君馬端臨封建通考亦云武王克商立武庚武王崩三監挾武庚叛周公討平之乃封康叔於殷故墟葢不知康之封衛已在武王時朱子嘗有辯矣然則衛之初封未

嘗即得朝歌地也金履祥云紂都朝歌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衛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也衛君初本伯爵六傳而為貞伯至周夷王始命貞伯之子為頃侯又二傳而為武公周平王以其平戎有功命為公也又十二傳而為靈公靈公之孫輒是為出公即冉有子路所稱衛君者也

陳

元按陳國媯姓侯爵虞舜之後虞閼父為武王陶正

武王封其子滿於陳是為胡公以奉舜祀其地為宛
丘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蔡
元按蔡國姬姓侯爵出自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
叛誅成王復封其子胡於蔡是為蔡仲即今河南汝
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
齊
元按齊國姜姓侯爵出自四岳其初本為呂侯後裔

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於營丘為齊侯營丘邊萊萊人爭營丘師尚父伐之遂定國焉其地即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東五十里六傳而至獻公徙治臨淄即今青州府臨淄縣北古齊城是也獻公八傳而為桓公又四傳而為莊公名光即崔杼所弒者莊公異母弟杵臼立是為景公

晉

元按晉國姬姓侯爵唐叔虞者周武王子成王弟也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滅唐成王以封叔虞是為唐叔虞叔虞子燮是為晉侯晉都于翼自晉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翼與曲沃始為二矣曲沃强於翼其後曲沃武公滅晉侯緡始併晉地是為晉武公又再傳而為文公翼即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曲沃即今平陽府曲沃縣地

滕

元按滕國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也武

王封叔繡於滕杜元凱云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即今山東兖州府滕縣西南地

薛

元按薛國任姓侯爵黄帝裔孫奚仲之後也夏禹封奚仲於薛洪邁續筆云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為宋偃王所滅其享年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其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

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邾杞滕郜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為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杜元凱云薛在魯國薛縣薛城今滕縣東南四十里薛城是也

鄭

元按鄭國姬姓伯爵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所封也宣王封友於鄭即今陜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自幽王無道友為司徒遷其民於虢鄶之間

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因分

其地遂國於鄶都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今

為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

吳

林堯叟氏春秋括例曰吳國姬姓子爵自太伯作吳

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

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元按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吳本仲

雍之後武王封其曾孫周章於吳今蘇州城是已其爵則子也國語云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蓋因太伯之稱而遂附會其爵為伯耳殊不知武王求周章之弟虞仲封於虞為太伯嗣乃公爵也然史記亦以太伯為吳太伯而曰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是以虞仲之封於虞者為嗣仲雍也竊謂不然虞爵為公而吳爵為子太伯至德非仲雍可倫先王建邦所尚在德豈有仲雍得封為公而太伯反居子爵之列哉

顓臾

元按顓臾國風姓子爵伏羲氏之後魯附庸國今山東沂州費縣西北九十里有顓臾故城

楚

元按楚國羋姓子爵出自顓頊之後吳回代重黎為祝融生六子少子季連為羋姓後裔曰鬻熊其曾孫熊繹始受成王封居丹陽今荆州府歸州東七里冊陽城是也徙都枝江故枝江亦名丹陽八傳至熊渠

分立三子為王此僭王之始也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洪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句亶即今荆州府江陵縣鄂即今武昌府越章即今德安府雲夢縣地也自熊渠七傳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傳至熊眴是為蚡冐蚡冐生熊通是為楚武王武王始都郢史記世家則以武王子文王熊貲始都郢杜元凱云郢即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按一統志南郡即今荆州府而紀南城在府城北一十里即楚徙都之郢也

是時楚尚號荆故春秋終莊公之世皆書荆文王之子熊囏之弟熊惲為成王改號為楚故春秋僖公元年始書楚人

秦

元按秦國嬴姓伯爵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西戎地為秦徐廣云天水郡隴西縣有秦亭即今陜西鞏昌府秦州地三傳而為秦仲又十傳而為穆公穆公十五年始見於春秋葢秦之始封但得隴西

近戎之地其後寖强則盡有岐豐亦乘周弱而請乞併兼耳周之本意豈肯以故都與秦耶史記本紀乃謂周平王以秦救犬戎難送王東遷有功賜之岐西之地其亦誤信秦人自文之辭矣吕祖謙氏大事記云周顯王十九年秦自櫟陽徙都咸陽

邑名考

儀

鄭玄氏曰儀葢衛邑

元按鄭玄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為一然夷儀故城在今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而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亦有夷儀城皆非封人請見之儀邑一統志以儀為開封府儀封縣又云儀城在蘭陽縣西北二十里即儀封人請見孔子處今縣北有儀封村二說不同志並存焉蓋蘭陽儀封二邑相隣封人所見或在蘭陽之地而儀封設縣亦因此得名耳

鄹

孔融氏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朱子曰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

元按韻書鄹陬郰音義皆同史記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一統志云鄹城在鄒縣界内即叔梁紇所治之邑葢鄹郰音誤而不知孔子之生處與孟子之鄒不同羅泌氏云鄹魯下邑即兖之魯縣杜預氏云鄹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漢晉魯縣即今兖州府

曲阜縣

武城

包咸氏曰武城魯下邑

吳程氏曰魯下邑附城之邑猶今言城下邑也

元按春秋襄公十九年冬城武城武城近莒城之所以備莒也今山東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錦川鄉絃歌里有武城城是也子游為武城宰得澹臺滅明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今武城東有滅明墓闞陽川

有子游藏明二祠而孟子又謂曾子居武城史記甘茂傳謂曾子居費之武城是子游所宰即曾子所居之武城也史記弟子列傳又云曾參南武城人此據漢人之稱耳地里志定襄有武城清河亦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其地在費縣之北泰山之南故東漢以南城即武城屬泰山郡晉亦因之杜元凱註春秋城武城謂泰山南武城邑南也者所以別定襄之武城與清河之武城也漢清河郡東武城縣即今東昌

府武城縣建自西漢今亦以為子游所宰之邑立子游祠謬矣又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今嘉祥人因南武山之城遂以為子游所宰之邑其謬尤甚

費

朱子曰費季氏邑

元按費本姬姓之國文武之後伯爵也曾子居費諫鄪君十事與孟子所稱費惠公即此或云魯懿公子

大夫鄪伯之邑而左傳則云魯僖公以費賜季友竊謂魯衰季氏取鄪為私邑故去邑為費耳襄公七年季孫宿城費用費宰南遺之請乃隧正叔仲昭伯之謀也其後南氏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為費宰又與叔孫輒率費襲魯公入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遂墮費蓋費為魯東鄙之邑在顓臾枋田之間而界於邾莒魯之要地也古鄪城在今兖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二十五里

葉

金履祥氏曰葉在樊鄧之閒本姬姓之國楚滅之以為縣

元按一統志云葉縣在鄧州北一百二十里古應子國春秋時楚遷許於此後為沈諸梁之食邑

匡

朱子曰匡地名

吳程氏曰按家語匡人有簡子以甲士圍孔子今睢

州襄邑有古匡城

馮椅氏曰匡宋邑

元按春秋僖公十五年公次于匡杜預氏註云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羅泌氏云匡郕也本衛地故城在長垣南十里即孔子所厄者一統志云匡城在河南開封府睢州西三十里葢長垣今屬大名府開州而匡地則割入睢州矣又左傳文公元年衛不朝晉使孔達侵鄭晉乃伐匡即此地也淮南子註亦云

襄邑有匡亭有承匡山葢今之睢州本漢晉襄邑之
地也
防
孔融氏曰防武仲故邑也
朱子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
元按防魯北鄙近齊之地公羊氏作邴葢即防也隱
公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杜預氏以為在瑯琊縣東
南則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其在莒

東尚遠非齊魯所由之道高閌氏以為宋地隱公十年六月魯敗宋師取防是即後漢志山陽郡昌邑縣西南之防也昌邑在今兖州府金鄉縣界本宋地之近緡者非齊魯相會之防也莊公七年春夫人會齊侯于防二十有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二十有九年冬城諸及防說者謂防在齊南魯北城防以備齊耳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於防襄公十七年秋齊伐我北鄙圍防杜預氏又云蓋縣東南有防

城然蓋城在今沂水縣西北七十里而防在蓋之東南乃魯地之界於齊莒者防本魯邑後為臧孫氏之私邑耳

莒父

朱子曰莒父魯邑名

元按春秋稱莒人莒子是莒乃國名而定公十四年城莒父蓋即子夏所宰之邑是莒與莒父二地也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

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
封劉章為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也莒
兩名而有二地然莒父之邑葢以莒子始封得名耳
莒本子爵呂伯恭大事記云莒國嬴姓少皡之後武
王封兹輿期于莒十一世兹丕公始見春秋夫少皡
己姓不得為嬴姓嬴伯翳之後也世本云莒國己姓
後滅於楚

卞

朱子曰卞魯卞邑

元按魯之卞邑即古卞明之國成湯嘗伐有卞矣春秋僖公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其後季武子以為采邑即今兖州府泗水縣地路史云泗水縣有古卞城

趙魏

孔融氏曰趙魏皆晉卿

邢昺氏曰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

元按趙氏之先與秦同祖造父有寵於周穆王賜以趙城因為趙氏是趙城乃造父之采邑也自造父七傳為叔帶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又五傳而為趙夙與畢萬事晉獻公食邑於耿又九傳而為趙籍周威烈王始命為諸侯謂之趙烈侯魏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與周同姓周武王封高於畢為畢姓其苗裔畢萬事晉獻公與趙夙伐霍之耿魏滅之獻公以耿封夙以魏封萬是魏乃畢

萬之采邑也其後因為魏氏五傳而為魏斯與趙籍同為諸侯是為魏文侯然孔子之時則趙簡子與魏獻子並為晉卿之時也簡子名鞅獻子名荼以法誅晉之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之大夫則晉國益弱而趙魏之强大可知

駢邑

孔融氏曰駢邑地名伯氏食邑三百家

朱子曰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即此事也

一按山東通志云青州府臨朐縣即齊伯氏駢邑桓公與夷吾地是指駢邑為地名然韻書駢並駕也有相聯之義周制三十二家為邑二十五家為社而小邑不滿三十二家者如十室之邑是也楚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葢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饒魯氏云卿大夫所當得之地謂之采地君所特與謂之書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吳程

氏云書社七百里是七百社蓋萬七千五百家非謂方七百里也若然管仲書社三百者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三百社共七千五百家耳社即里也里亦謂之邑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畒半之宅在田二畒半之宅在邑孟子所謂収其田里是里即邑也書其邑之人名使相駢聯易於稽察故謂之駢邑又謂之書社先儒以駢邑為地名豈齊大夫之采地真有所謂駢邑之名云哉

論語類考卷二

論語類考卷三

明　陳士元　撰

地域考

泰山

朱子曰泰山山名在魯地

程復心氏曰泰山兖州鎮山實萬物之始故稱岱其位蓋五嶽之伯故稱宗

張華氏博物志曰泰山一名天孫

元按一統志云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山東通志云泰山雄峙東方為五嶽之長書曰岱宗詩曰魯瞻周禮曰兖鎮名號雖殊然宗言統也瞻繫望也鎮主重也咸極尊稱矣左傳云鄭伯請釋泰嶽之祀而祀周公公羊氏云山川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泰山乎白虎通云王者功成封禪必於泰山者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李氏

旅祭之僣見禮儀考

首陽

馬融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元按漢時河東蒲坂縣即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首陽山在州東南三十里即禹貢雷首山也山上有夷齊墓并祠馬融顔師古賈逵之説皆同然山名首陽者頗多而河南之首陽有五其河南府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首陽山世傳夷齊隱處上有夷齊墓髙誘杜

預阮籍之徒咸以為然夫偃師舊亳地也武王伐紂還息偃師徒因有是名恐夷齊所隱不宜在此又許慎謂首陽在遼西夫遼西即今永平府古孤竹國之遺墟在焉其上亦有墓祠豈後人因首陽之名而為之與抑因夷齊之故國而名其山為首陽與

東蒙

朱子曰東蒙山名

金履祥氏曰寰宇記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

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在蒙山之東故云東蒙

元按一統志云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里沂志云在

費縣西北五十里書禹貢云蒙羽其蓺詩閟宮云奄

有龜蒙所謂蒙者即東蒙也以其居魯之東故名東

蒙又名東山孟子云登東山而小魯是也若以為在

蒙山之東則其山與衆山等耳何得云顓臾主哉

沂

朱子曰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温泉焉理或

然也

元按禹貢淮沂其乂而魯水名沂者不一其最大者出沂水縣之艾山又酈道元水經註云沂水一出尼山西北經魯之雩門一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然則曾點所浴者蓋指出尼山而經雩門之沂水故浴後而風舞雩也金履祥氏以沂出尼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沂岸深而水淺中有逵泉冬暖夏冷地志據冬而言故曰温泉云

汶上

朱子曰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

元按金履祥氏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北入泲泰安州志云汶河之源有三一出泰山之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之陽一出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合焉經兖州府寧陽汶上縣界又西過東平州又北過東阿縣又東北過長清諸縣由濟入海又水經所載汶名有五北汶瀛汶紫汶浯汶牟汶名雖異而

流則同又沂州志亦有汶水葢近於費邑者然閔子所指之汶上當在濟青之域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閔公山世傳閔子避召處但閔子所謂如有復我必在汶上乃其自誓之辭季氏不復閔子未必至汶上也程子云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家語乃記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以德法御民之語豈閔子變其志耶傳記漢儒所增不可盡信多類此

津

鄭玄氏曰津濟渡處

元按爾雅云涉水處曰津括地志云黄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今葉縣隷裕州黄城山在葉縣北十里聖賢塚墓記云黄城山即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問津處而一統志於葉縣黄城山亦載子路問津事蓋自葉適蔡之路也

石門

朱子曰石門地名

金履祥氏曰趙善譽輿地攷云石門在東平之境

元按春秋隱公三年冬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杜預氏云石門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又水經註云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石門然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則石門當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地是齊鄭所盟之石門即子路所宿之石門也一統志云平陰縣西二十五里山上

有石門東西相向可通人行者是已而沂州志又云石門山在費縣西南八十里即子路宿處似謬

互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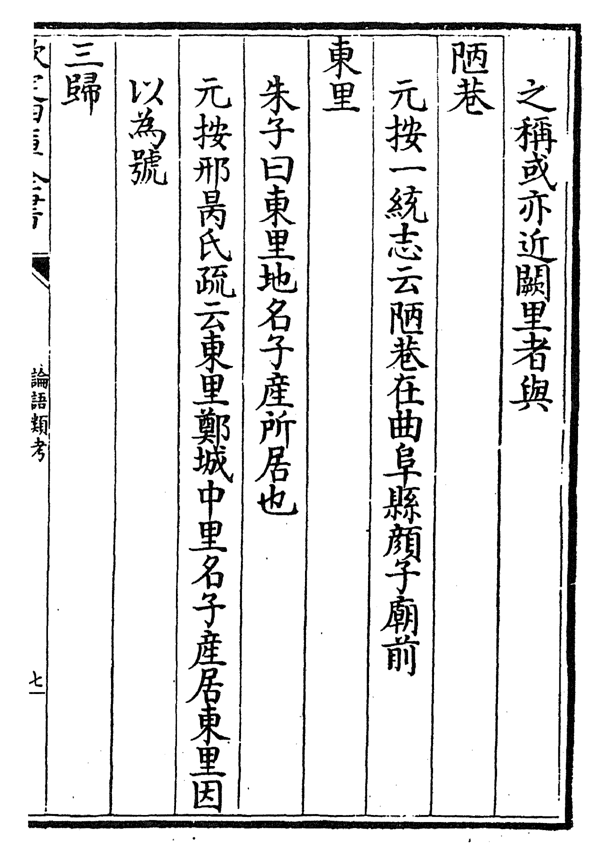
朱子曰互鄉鄉名

元按寰宇記云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葢孔子難與言者一統志云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縣論語互鄉難與言即此二說不同葢沛縣在春秋時為宋地商水乃陳地也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

達巷黨 闕黨

朱子曰達巷黨名又曰闕黨黨名

元按二黨地里今不知何在孟康氏云達巷黨人項槖也荀卿氏云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知有親者多取孝弟以化之也又仲尼所居之里謂之闕里括地志云闕里在兖州曲阜西南三里水經註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又靈光殿基之東有兩觀闕闕里之義葢本於此而闕黨



之稱或亦近闕里者與

陋巷

元按一統志云陋巷在曲阜縣顏子廟前

東里

朱子曰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

元按邢昺氏疏云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

以為號

三歸

朱子曰三歸臺名

元按五經異義云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無靈臺惟有時臺囿臺而已管仲作臺僭也一統志云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里然今之東阿縣即古阿邑臨淄去阿遠管仲相齊豈築臺於遠地若以阿為管仲采邑考之春秋則阿乃衛邑齊桓公與魯莊公同時莊公六傳而為襄公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

於阿則是時阿尚屬衛其後齊威王烹阿大夫乃衛亡之後也管仲豈築臺於衛地故知東阿三歸為妄

舞雩

朱子曰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

元按一統志云舞雩臺在曲阜縣魯城南一名雩壇

餘詳禮儀考

社稷

朱子曰社稷猶言公家

元按顓臾始封為附庸之國以國事附於魯本非魯臣至春秋之世各相兼併顓臾始臣於魯故孔子以為社稷之臣稱國而必曰社稷者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立社曰置社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黄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黄而苴以茅蓋諸侯受封必先立社禮記王制云諸侯祭社稷周禮小宗伯掌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又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又封人設其社稷之壝又小司徒立邦國之社稷註云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其位在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不屋其祭以甲日天子用大牢服則希冕諸侯用少牢樂則帗舞祭墨云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來祀之周棄亦為稷

自商以來祀之國立社稷而祭必有神故以古之有功社稷者為之主里有里社如管仲書社三百是也邑有邑社如子路謂費有社稷是也孔子所謂社稷則以國社侯社言孟子云民為重社稷次之是也其曰社稷之臣者猶言魯國之臣云爾不敢斥言魯君故稱社稷也

問社

邢昺氏曰社五土之總神夏都安邑殷都亳周都豐

鎬其土各有所宜木也

朱子曰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

元按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自古社木固有不同者然宰我所稱夏殷之社乃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則屋之祭則為之尸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孔穎達氏云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

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周禮所謂右社稷者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又云決陰事於亳社言不與正社稷同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是也哀公問社於宰我或因亳社之災木燼於火而欲求木以植之故以為問而宰我乃舉三代所植之木為對耳豈為非立社本意而宰我妄對乎但孔子所以責宰我者惟在使民戰栗之一語周禮小宗伯立軍社而尚書謂不

用命戮於社故朱子以宰我附會其説然何休氏註公羊傳亦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逺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敬謹貌天正之意也豈休之言有所受耶餘見草木考

山川

朱子曰山川山川之神也

元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周禮大宗伯

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山虞若祭山林則為主而修除且蹕山川望祭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惟祀泰山與河海為其在境内也祭山川之儀其瑞用璋邸其服用毳冕其樂則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其皀用蜃其祭期以孟春仲冬而畢於季冬其所用犧牲則月令謂孟春毋用牝他時固可以牝祭而孔子必取騂角之牛何哉蓋孟春毋用牝者謂祀山林川澤而

非謂祀名山大川也名山謂五嶽泰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大川謂四瀆江河淮濟也所謂山川其舍諸者謂人之祭山川不能舍騂角非謂山川之神不舍騂角也

山梁

邢昺氏曰橋梁也

元按爾雅云隄謂之梁郭璞註云梁即橋也衛風云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萇註云石絶水曰梁謂之山

梁者其山溪水流之處而為梁以渡者乎夫雉本山棲而山梁則人所往來之地孔子見其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乃嘆曰時哉時哉蓋色斯舉者可以速則速也翔而後集者可以止則止也時孔子去魯蓋有感焉若謂飲啄得其時則動物之常耳孔子何取哉夫山梁雌雉處非其地而舉集得宜可以避禍時哉之嘆孔子所以教子路者至矣子路不悟而共之宜其不免於衛難

溝瀆

元按爾雅水注溝曰澮注澮曰瀆瀆乃水之大者後漢應劭奏議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是以孔子自經溝瀆之言指召忽也春秋莊公八年左傳云魯殺子糾於生瀆召忽死之生瀆史記世家作笙瀆註云笙瀆魯地句瀆也句瀆一作溝瀆

夷狄蠻貊

鄭玄氏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郭璞氏曰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

朱子曰蠻南蠻貊北狄

元按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夷各自為國舉夷狄則蠻貊可知猶四時錯舉春秋之義

九夷

朱子曰東方之夷有九種

元按尚書旅獒云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明堂位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夫四夷之數參差不同鄭玄註周禮謂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理或然也孔子欲居夷不言南蠻西戎北狄而獨言東方之九夷何也范曄東夷論云東方之夷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

使人知禁回頑薄之俗就寛畧之法故東夷柔謹異乎三方之風孔子懐憤欲居九夷豈有感於箕子耶東夷傳云九夷者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于夷九種也孔子居九夷言九夷尚可化而中國君臣不見用故發此嘆耳嘗讀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嗚呼孔子憂世甚切豈為從鳳嬉也與哉

論語類考卷三

論語類考卷四

明 陳士元 撰

田則考

鄰里鄉黨

朱子曰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又曰二十五家為州

元按周制有鄉遂二法王畿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

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以治國中遂以治四郊其鄉制則掌於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而遂法則掌於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族酇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鄉則有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則有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

是鄰與里屬之遂而黨與州屬之鄉然其制則因於井田每井雖八家六鄉之中有宅田圭田賈田六遂之中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餘夫之田則一井有不滿八家者故鄉遂惟以五家起數自比而積至於鄉自鄰而積至於遂即左傳廬井有伍之法而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亦由於此凡曰鄰里曰鄉黨曰州里者甚言居處相近之地非在他邦也禮記云得罪於鄉黨州閭則鄉遂比鄰之名葢自古有之

千室十室

朱子曰千室大邑又曰十室小邑也

元按周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每井八家家亦謂之室又謂之宅五畒之宅半在田半在邑四井為邑每邑凡三十二室十室之邑邑之至小者千室之邑則有一百二十五井是邑之至大者曰十曰千舉成數耳千室之邑乃大夫之采地也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治其

邑者大夫之家宰也

千乘百乘

馬融氏曰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

之賦其地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

封乃能容之諸侯千乘大夫百乘

朱子曰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百乘卿

大夫之家

元按班固謂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六尺為步步百

為畒畒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畒公田十畒是為八百八十畒餘二十畒以為廬舍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

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是謂千乘之國每乘有兩車一曰兵車即馳車也一曰大車即輂車也兩車總百人謂之一乘車百乘則有地百成千乘則有地千成也

百里

元按尚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宫季本云百里之國併算郊内兩面徑四十里以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百里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宫室塗邑三分去一得一千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又以遂徑方六十里乘六十里得三千六百里除郊内地一千六百里得三千里三分去一得一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

又以鄙徑方百里乘百里得一萬里除遂內地三千六百里得六千四百里三分去一得四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又通計鄉遂都鄙三分去一共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此百里之國之數也詹道傳云大國地方百里積萬里為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所謂提封萬井也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井三之一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每井除公田二十

畝為廬舍共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畝竊謂公侯百里乃其實封爵禄之數豈得三分去一於其間哉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朱子曰方六七十里小國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

元按四圍曰方方猶國也六十里之國未見於經傳孟子云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尚書大傳云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

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
季本云七十里之國郊内兩面徑方十八里以十八
里乘十八里得三百二十四里三分去一得二百一
十六里又以遂徑方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百
里除郊内三百二十四里得一千二百七十六里三
分去一得八百五十里三分里之二又以鄙徑方七
十里乘七十里得四千九百里除遂内地一千六百
里得三千三百里三分去一得二千二百里又通計

鄉遂都鄙共三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若夫五十里之國則郊内兩面徑方六里以六里乘六里得三十六里三分去一得二十四里又以遂徑方十八里乘十八里得三百二十四里除郊内地三十六里得二百八十八里三分去一得一百九十二里又以鄙徑五十里乘五十里得二千五百里除遂内地三百二十四里得二千一百七十六里三分去一得一千四百五十里三分里之二通計鄉遂都鄙共計

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詹道傳云七十里之國井田公私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七畝五十里之國井田公私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三之二此皆三分去一之數也竊疑非伯子男之實封矣葢公侯百里提封萬井則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千井而半於公侯五十里之子男國當積二千五百井而半於伯此其實數不可除者也古者封國止有七十五十里而冉求有六十

之說者其意或在伯子男國之間不敢預擬耳或問
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
周禮乃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
男百里其制不同何也曰王制孟子言諸國爵禄之
實數而周禮則以封疆言也公侯封疆之至雖有五
百里四百里而受田食禄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
雖二百里而受田食禄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
大小不同而俸秩乃其定禄也周禮豈有異於王制

孟子哉但子男之封疆有廣狹而冉求六十之說或有所見耳不然豈春秋之時諸國侵併非先王封疆之舊而冉求乃有五六十六七十不定之說耶

萬方

元按萬盈數也萬方猶言萬國外紀謂黃帝畫野分疆得百里之國萬區劉恕疑百里者萬非方十萬里不能容是殆縱尺度之而不及於橫也縱橫合度則百里者萬特方一萬里耳書之稱堯則曰協和萬邦

稱禹則曰萬邦之君稱湯則曰誕告萬方稱武王則曰撫萬邦是葢極言其治化之逺以萬為成數謂逺近大小之國不止於千而已鄭𤣥氏云州十有二師每一師領百國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内王制云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十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九九十三國又云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

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又云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孔穎達註云此殷制也蓋以洛誥謂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者千七百七十三國與數同故知王制所言為殷時諸侯之數若然則湯之所謂萬方者豈真合

乎萬數哉或者以為三代地域惟殷為狹是拘於殷方三千里夏周皆方七千里之說而不知三代疆理天下皆地盡四海故禹之外薄四海湯之肇域四海武王則富有四海之内豈有三千里七千里廣狹不同之若是乎三代田里雖無考徵而漢制則可例見漢時天下之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川林麓計一萬萬二

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其可墾田計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其已墾田計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雖夏后殷周之盛豈有過於漢時哉然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畆當周步百之畆二畆四分每頃當周二百四十畆可墾之田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當周七千七百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畆成周時畿內提封百萬井井九頃爲田九百萬頃除外尚餘六千八百四十

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以方百里之國提封萬井為田九萬頃者約之當得百里之國七百六十一其九萬頃之田中分之則四萬五十頃而為七十里之國四分之則二萬二千五百頃而為五十里之國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若止以七十里之國提封田四萬五千頃約之當得七十里之國一千五百二十二亦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又止以五十里之國提封田二萬二千五百頃約

之當得五十里之國三千四十四亦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夫大之則為百里之國七百六十一次之則為七十里之國一千五百二十二又次之則為五十里之國三千四十四而不盡之田可析為附庸者不與焉幅員相依大小交錯其形固不能如棊局之方而其數亦不止於王制所謂千七百七十三國執玉者不皆百里執帛者不皆五十里隷以連帥繫以州伯而統於天王數雖未必合乎萬而自千

以上皆可以萬稱又況聖人聲名洋溢蠻貊尊親安可以俟封定數而謂殷湯地狹萬方之言為虛哉

溝洫

邢昺氏曰考工記鄭註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也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此溝洫之法也

朱子曰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刻

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以盡地利千古聖賢傳
授精微之意泯矣
元按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
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說者以為夏后氏之田制
貢法也又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
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
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

二尋深二仭謂之澮說者以此為助法賈公彦云遂人之法溝横而洫縱匠人之法溝縱而洫横葢言鄉遂都鄙之制不同耳自今考之則周禮王制司馬法未嘗不合而世儒紛紛起議無怪乎三代井田不可行於後世也夫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為井邑丘甸縣都此即司馬法通成終同之制井田之正法也有田必有水故以遂溝洫澮川環之有水必有道故以徑畛涂道路通之水與道既依於田則井田

之餘必有磽确之處可以為田而不成井者亦有萊牧錯雜之處而不可以定數者矣其道水也則十夫有溝而至於萬夫有川豈拘拘於碁局之畫而無通變之妙哉王制云山林川澤林麓溝瀆城郭涂巷三分去一此乃田之實數也其三分益一者則以水與道及山川城郭萊牧之處言之故小司徒亦云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蓋謂此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

一使自賦此則言其大畧都鄙非無貢而助法多鄉遂非無助而貢法多耳漢儒乃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豈都鄙之田無一溝洫以備旱潦者乎何其泥於一偏之論而不究三代變通之法也孔子稱禹盡力乎溝洫盖禹平洪水之患又治田間之水使大小相注各循其道然後可以定九州田壤貢賦之制臯陶謨亦云濬畎澮距川謂禹之盡力溝洫豈不然哉

徹

邢昺氏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之内取一也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是十取二矣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逺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内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郊外郊内其法不同

朱子曰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畆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畆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元按三代貢助徹本無二法於民所受田中取其租謂之貢就其中留公田藉民耕而官收其租謂之助助即徹也公劉乃般之諸侯其詩曰徹田為糧則當時已謂助為徹矣但末世人皆自利不相通融而失助之本意故周特以徹名欲人知有通義耳貢法無

常田而歲有常額猶今之計畝收租也助則官有常
田租無常額猶今之就田分租也觀夏人有休助之
謗則貢法之始亦非不善自上奪民時不得耕耨而
歲必取盈如龍子所譏者是用貢之弊所以不善而
殷改為助也孟子云雖周亦助又云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蓋舉夏后氏之貢
以起殷之助見周徹亦用助之意非謂徹兼貢助而
以夏殷起之也周之徹法天子畿内提封百萬井姑

未暇論試言諸侯百里之國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當有百萬畝每畝約收粟一石八斗當為一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秖以匹婦為率當為八萬婦每婦約收布絹二疋當為十六萬疋而絲絮不與焉以守宗廟之典籍如祭祀宮室婚姻死喪百官之廪禄燕饗諸侯之幣帛饔飱并賞賜賢勞存問長老皆吉凶賔嘉之常禮至於軍需則有車馬甲兵之備旌旄戎服之修或取之粟米或取之布縷則租稅所入

費已充足魯宣公何為稅畒耶盖春秋之時盟會禮
繁兵戎事廣竭民力以供轉輸逞嗜慾以違農時則
國用匱乏乃履畒加稅亦勢之所趨也稅畒即哀夏
不善之貢法也既稅畒而哀公又有年饑用不足之
患故有若以徹為言欲其節用愛民而國用自足左
傳云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
苟而行又何訪焉夫魯之君臣皆欲加賦而有若之

所謂徹即孔子所稱周公之典也或疑周禮即周公之典何以無公田之文愚謂周之公田在九夫之中而徹法則十取其一然載師所掌自園廛至漆林之征有輕於十一者有重於十一者鄭玄求其說而不得乃曰周制輕近而重遠王畿用貢邦國用助盖不知周禮雖未明言公田之徹而徹法固已昭然可考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非井田乎有井田則有公田矣又云作民職以

令地貢以斂財賦非公田之徹乎遂人之職云以興鋤利甿謂興起衆民共耕公田也里宰之職云以歲時合耦於鋤謂合衆力耦耕公田也旅師之職云聚野之鋤粟謂不合耦以耕公田而罰其公田之税粟也倉人之職云掌粟入之藏是公田所收之粟也然則公田之徹周禮昭然可考如此鄭玄乃謂王畿用貢是執國中什一使自賦之一言而不探孟子之本旨也豈非踈乎蓋先儒以班禄之制不見於周禮故

起成周無公田之說然成周公田之法至詳且審其耕也有草人以化其土有司稼以辯其種相地宜而巡稼穡有里宰以合其耦有遂人以興其衆有旅師倉人以斂其粟有卒伍之法以令其入有遺人以掌其委積有司祿以頒其用公卿大夫則有采地士大夫之在職與庶人在官之祿則給於司祿大役賔客喪紀軍旅之用則給於遺人所用之餘以為賑貸凶荒之備此所以百姓與君無不足也

稼圃

馬融氏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元按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載師以場園任園地場人掌國之場圃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而又有遂人教稼穡遂師廵稼穡遂大夫修稼政至於鄰長里宰縣正司稼之官又各以趨稼事相土地辨

稼穡為職蓋成周以農開國故其重農如此而官與民日周旋於田畝而情無所間所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其風可想矣今樊遲問稼圃而孔子拒之何也蓋周禮所云稼穡即無逸豳風之旨周公導君以重農也樊遲請學稼圃是欲親為小人之事將以倡率乎四方之民而不知其勢不可也故孔子拒樊遲與孟子闢許行之意無異焉戴埴氏鼠璞云古者人各有業一事一物必有傳授如農事本末源流稍見於

生民七月周禮任農任圃之職老農老圃蓋習聞其業今所傳齊民要術可推其槩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爲詳而亢倉子説農道比管子尤詳漢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凡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躬稼

朱子曰禹平水土暨稷播穀身親稼穡之事

元按馬融氏云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竊謂躬稼者身親為稼穡之事可以稱稷而未可以稱禹也然書傳禹稷多並稱故躬稼者稷也而孔子兼稱乎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者禹也而孟子兼稱乎稷是禹之躬稼固不必求其實也

耦耕

朱子曰耦並耕也

饒魯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元按周禮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賈公彦註云二耜為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也周頌云十千維耦國語云農夫作耦是已然古者耕必以人牛而服牛以耕者人也觀冄耕司馬耕皆以牛為字則耕之義可見而賈公彦乃謂後漢始用牛耕豈其然乎兩人並耕謂之耦而呉孫權以八牛為四耦亦當以八人耕矣董仲舒云禹見耕者五耦而軾盖

服牛耕稼自炎黃以來有之

耰

鄭玄氏曰耰覆種也

程復心氏曰耕畢而種種畢又復耕轉土以盖之謂之耰

元按許愼氏說文云耰摩田器也韻會云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土之開處復合所以覆種賈思勰云古曰耰今曰勞䔍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勞即今之壓

田也賈誼云秦民借父耰鉏猶有德色耰與鉏皆田器論語所謂耰而不輟盖執耰田之器以用力於耰耳

論語類考卷四